

10 苑書生學

談叢學教文國

著生宜梁



行印 局書生學 灣臺

學生書苑 10

國文教學叢談

學
竹
書
局
印
行

談叢學教文國

國文教學叢談

著者：梁

宜

出版者：臺

學生書

局

代表人：馮

愛

羣

發行者：臺

學生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
三三
四二
三一
三〇
六九
七七

定價 精裝 五元

定價
平裝
裝
裝

2000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爲內政臺業字第〇八八四號

0016

元必印翻・有所權版

目 錄

一	功乎？罪乎？	一
二	拿出愛來	七
三	困與樂	一二
四	基本力的培養	一九
五	教材・教法・趣味	二五
六	思想、情感、文學	三〇
七	「記憶」的開發	三六
八	怎樣教學生想	四〇
九	化抽象爲具體	四六
十	專與深	五一
十一	怎樣發問	五六
十二	談預習	六一
十三	反復與比較	六六
十四	從懂一句入手	七七

十五	談教材的選擇和編配	八一
十六	談沒字的書	八六
十七	論氣與言	九〇
十八	談朗讀	九五
十九	詩韻與和聲	一〇一
二十	淺論改文	一〇五
二十一	習作評改舉例	一一〇
二十二	談談「批」文	一一七
二十三	「項脊軒志」	一二六
二十四	王粲「登樓賦」	一三二
二十五	讀屠格涅夫的「麻雀」	一三九
二十六	我對「北征」的瞭解	一四五
二十七	韓愈「答李翊書」的幾點要義	一五三
二十八	讀詩三首	一五九
二十九	從「養生主」看莊子	一六九
三十	略釋「漢上琴臺之銘」	一七五

功乎？罪乎？

一個人做事，如果僅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誠然未免太近於消極了。然而有功固難，無過也不易。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如果認真檢討起來，豈但不能無過，且亦不能無罪！

普法戰爭的結果，普國統帥毛奇將其功勞歸於全國教師。如果這看法是正確的，從反面看，我國半世紀以來，禍亂相尋，國家民族復興的進行，總是一波三折，即不完全歸罪於教師，最低限度幾十年來的教育要負一部分責任。不是麼？現在的成人就是昔日的兒童；現在的政客、官僚、政治上翻雲覆雨的能手，就是昔日教師薰陶下的莘莘學子。如果說他們離開了學校所受的都是社會的影響，無異否認了教育的功效；如果說青年置身社會以後其思想言行與學校教育有關，則他們的誤國、害國，要教師負一部分責任，似乎也不是過分的。

大凡做教師的無論怎樣不肖，決不會存心誤學生；除了別有用意者外，更不會故意指導學生走壞路。一個教師無論其自處如何，對學生總是善意的。絕大多數的教師他們在一般人中總算是屬於志行比較純潔的人，他們即使未能以教育為事業，最低限度亦當知善盡自己的責任。那末即使無功也不至有罪，上面的說法又何所據面云然呢？

最好打比方來說。譬如一個帶路人，他本來未嘗存心害人，但他自己實未嘗認得路，而偏要教人走路；或則他只認識一條到甲地的路，卻勉強指點人往乙地去；或則他本不認得路，卻盲目附和途人

的瞎說，教人隨便走一條路；結果是將問路人陷入深淵中或虎狼窟裏去，你能說他無罪？又譬如一個醫生，他對病人處方，過量用了具有副作用的藥物，結果本病雖愈，他病又起，你能說他無罪？又譬如一個園丁，栽種花木，爲着望花木快些長大，竟效宋人揠苗的辦法，反使花木枯死了，你能說他無罪？

教師對於學生，就整個做人的態度上說，他是一個帶路者，青年的人生目標正確與否，與教師的指導有很大的關係。就學生生活行動方面說，他又是一個醫生，能否使學生自己發見缺點，自動改正缺點，這也在教師的指導是否得法。就學生心靈的培養說，教師又是園丁，學生身心能否健全發展，全在教師的培植有方。我們從這方面看，身爲一個教師，是否真能善盡了我們的責任？午夜思維，當常會覺得如芒刺背，悚然不安。

幾十年來，中國教育上第一個嚴重的病態，便是整個教育失卻理想。誠然人人都會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然而這教育應該造成一個怎樣的人，大家似乎都已經迷糊不清。中國過去的教育，無論內容如何，但一入學讀書，頭腦裏便有一個做人的典型——孔子或古代的賢哲。到近代爲了要學歐美，爲了要接受西洋的科學，便澈底唾棄了中國的舊文化，澈底粉碎了舊教育。舊式的老師不再被信仰了，對學生思想起作用的是些新老師。這類老師無論在課內或課外，除非不談，談則必稱外國。科學是外國好，哲學是外國好，文學是外國好，政治制度、教育思想以及一切是外國好，而在許多外國之中，留美的說美國好，留英的說英國好，留俄的說俄國好，留日的說日本好。他們的初意未必在代外國宣傳，也許是在鼓勵接受外國文化，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然而只顧誇張外國而絕口不談中國，

言外實暗示中國一無好處。影響所及遂造成青年們「凡外國的都好，凡中國的都不好」的錯覺，結果失卻民族自信，造成盲目崇拜外國的心理。「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除了不會給孔子牽着鼻子走（借用胡適之先生語）之外，任何一個外國人，柏拉國也好，亞里士多德也好，阿歷山大或彼得大帝也好，馬克斯或史太林也好，都很容易的牽着他們的鼻子走。接受西洋文化的補劑沒有收效，卻先把民族精神麻痺了，當非一般教師始料所及。據國台灣有一高中女生向人說：「中國的歷史有甚麼好？怎比得上外國希臘、羅馬的輝煌，偉大！」這驚人之論當然不是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告訴她的，更不是她真的讀過了西洋史和中國的二十四史所下的結論。是誰告訴她的？還不是她的老師？還有，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不合時了，代之而起的是甚麼實用主義教育呀，軍讀民主讀教育呀……之類。然而因為這些都是外來的東西，它是根據外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而產生的，在中國是否完全適用固有問題，而一般人對此也仍是一知半解。結果幾十年來的學校，只造成一批批的高等遊民，候補的官僚政客或洋行買辦。老師爲甚麼要教？說不出來。學生爲甚麼要學？說不出來。大家只知教課本，學課本，教了學了這些有甚麼用處？只有天曉得！我們想起舊式教育下的前一代中國人，所學的雖或不合實用，卻懂得做人。如創造民國的一般先烈，他們中不少留學生或富有的華僑子弟，他們本有造遠國外安富尊榮的資格，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還遠不及現在，然而他們偏愛做中國人，偏要跑回中國的土地上革命效死。讀林覺民、林尹民等烈士遺書，至今仍覺其光芒萬丈。今日的青年則何如？一般大學生認爲最佳的希望是留美，大有去國惟恐不速之意。學成之後呢，趨意回國致用的又有幾人？其甚者覺得做中國人不體面，就索性入外國籍去。今日的青年趨向倘與國運有關，而青年的思想又與其所受

教育有關，則教師對於國家，究竟是功乎？罪乎？實有平心反省的必要了。

中國幾十年來教育上第二個嚴重的病態，便是政治入學校。我所謂政治入學校，並不是學生關心政治，研究政治。人民一切生活都和政治有關，青年當然不能不認識政治。然而這裏所謂政治是指政客的活動。本來青年在求學時期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自己鑄造成材，當前的國家大事，自有壯年人與老成的前輩負責。要正在求學的青年出來過問政治，本是不正常的。不過如果是出於青年的自發，而又動機純潔，目標正大，當屬無可非議。最不幸的是「五四」以後，聰明政客發現了青年的偉大力量，就將青年作為政爭的工具。尤其是某些高等學府，幾乎無不派別紛歧，而每一個派別背後，就有一個某些黨派的政客在作支柱。他們所爭的並不是國家的利益，不是政治主張，甚至不是一個政黨的利益而是一派系的私利與少數人的權位。甲拉一組羣衆，乙拉一組羣衆。一間學府就成了一個中國的縮影。結果養成了囂張的學風，學術研究機關成了政客的製造所。毛病一起，邪氣遂入。跟着遂有中共的「學運」大肆活躍，他們的方法更巧妙，手段更陰毒，工作更深入。到大陸失陷前，「反極權，反飢餓，反迫害」做得天翻地覆，那一項不是中共在後而策動。結果把大陸反掉了，將大陸同胞連他們自己也關進鐵幕的大牢獄裏而「不許亂說亂動」了。促成這風氣的雖是少數政客，然而教師對政治缺乏認識，本身不能予青年以正確的指導，甚或有意無意間在爲虎作倀也無可否認。大陸失陷前這種情形實在十分普遍。中共的地工人員只躲在暗裏，公開代他說話的倒是一些反共份子，而一般教師更多在完全不覺之間代他們做了播種工作。教師無意間造成青年的錯誤意識，其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教師本身對中國歷史文化缺少認識，徒在宣傳小冊子上撫拾一些口頭禪便當作正確的史料，人家說中國

是封建社會；便也跟着說中國是封建社會；人家說中國的過去是專制黑暗，便也跟着說中國的過去是專制黑暗；人家說某一個外國人偉大，某一種外國的主義好，便也跟着說某外國人偉大，某外國的主義好。共產黨欺騙青年的成功，如果論功行賞，今日的許多反共教師實有一份應得的勳勞。

近幾十年來，中國教育上的第三個嚴重的病態，是以智育代替了德育。表面上許多學校無不以「三育」或「五育」並重為標榜，而諸育之中又以德育居首。民國初年，小學有修身一科，後改為公民，後更有訓育週。然而所注重的只是知識的灌輸，忘記了道德生活是實踐的，道德教育在人格的感應。所謂訓育週也者只是訓導人員演講一番，牆上貼上幾條標語。而教師對學生全無人格上的薰陶感染，甚或老師所講的與他所做的完全相反。老師教學生勿賭博，他自己可以大叉其麻將；老師教學生勿吸煙，他自己可以吞雲吐霧。德育最重身教，能够以身作則，即一句話不說，也可以收潛移默化之效。反之，徒靠口說而沒有實際的行為作模範，久而久之，徒覺其言之可厭而已。等而下之的，就以求學為知識的買賣，老師是出賣知識，學生是購買知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難怪只見教育跟着社會的濁流走，未見教育有一點轉移社會之潛力；難怪阿飛、黑社會到處橫行而許多做父母師長的都束手無策了。

現在末流所趨，更發生種種畸形的現象：

第一、學生為學校而存在。本來學校是作育英才的場所，學校之設是為學生求學的便利。可是現在由於整個教育失卻理想，大家既沒有國家民族的大目標，便特別重視個人或團體的小目標。於是學生求學的目的不再是學做人，而主要是為了爭取學校的光榮，實現學校當局期望。如自會考制度實

施以來，由於會考成績好壞，影響校譽，也是學校利益之所關，於是會考便成了教育的目的。學校為會考而辦學，教員為會考而教學，學生為會考而讀書。學生做功課，必問這與會考有無關係；老師勉勵學生做功課，不曰這是你應用上的需要，或者這是你做人的需要，卻說這是會考的需要。在香港，由於小學會考國語科有註釋成語和填相反詞的試題，於是抄讀成語，砌相反詞成了語文學習的主要部門，要學生硬記死記。無數青年可能成德達材的身心，便這樣地被糟踐被摧殘了。

第二、教育的對象成了牟利的對象。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教育是最純潔的，最超利害的，而現在則不然。台灣盛行惡性補習；香港有以專辦高三為主的學校出現。因為香港中文中學會考僅需五科合格便可畢業，而五科之中可不包括英、數、理化在內。易言之，只國文、歷史、地理、生物及聖經、家政、美術三科中之任何一科合格便可獲得一張高中畢業文憑。摒棄其他科目，專修這幾科，自然容易得手。於是好些要走終南捷徑的學生對這類學校便趨之若鶩。學生聽得文憑，學校聽得金錢，從生意眼來看，大家都是上算的。

然而，在這種環境薰陶出來的青年，其認識的模糊，其思想的空虛，其心靈的脆弱是可知的。要在這種環境培養出有思想，有志節，有學問，有抱負，能擔負時代使命的青年，那除非有奇蹟出現！縱觀數十年的現實，來論教育界的功罪，凡屬良知未泯的教育工作者，相信總會自責多於自慰的。今日國是已到了極危險的邊緣，一誤不可再誤。無論是對國家負責也好，或直接對青年負責也好，我們且不談有功，先做到無罪，這應該是最起碼的要求吧？

拿出愛來

教書生活是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工作忙。這是事實，沒有人能否認，也沒有人敢不表同情。不過教育是延續文化的大事，人類不能不要文化，便註定了有一班人爲教育面流汗。事實上也不能等待到有一天教師待遇完全合理以後才來教書。因此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確實是非熬苦不可的。

不過苦與樂在某方面說，原是偏於主觀的。儘管世俗以物質享受爲樂，卻偏有人愛到深山面壁去求解脫。種樹栽花，花匠也許覺得苦，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卻以爲樂。貧窮的父母無不以兒女累爲苦，但卻沒有一個父母因爲這苦就想到擺脫父母的責任的。可知苦樂的感覺，常因人而不同，或一方面以爲苦，而另一方面獲得了補償，卻也仍然感到樂。憑這道理，也可以相信教書生活的苦與樂，還是在於一念之中的。

深一層看，教書生活之苦，不在待遇低工作忙，主要的原因，還是在缺少了一項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愛。愛是樂的根源。對於一種工作，我愛好它，便樂意去做，由於樂意，形體上即使非常勞苦，精神上還是很愉快的。上課改卷，誠然很苦，但如果出於自己的樂意，這種勞動，這不算世界最艱鉅的勞動。如何使自己艱意？莫過於愛了。愛是生命的動力，它教人樂觀，驅人奮鬥。愛力所及，將使懦怯者變爲勇敢，愚鈍者變爲聰明。耶穌基督·釋迦牟尼，他們拯救人類就憑這愛力。在師生的心靈中滲透了愛，教師爲了愛而教，學生爲了愛而學，彼此的努力都是爲了愛的完成，這裏不

會有痛苦，即使有形體上的勞碌，也給另一種東西——愛補償了。有了愛的教育才是有生命意義的教育。「愛的教育」譯者夏丏尊先生說得好：

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愛的教育：「譯者序言」）。

這些話，實是目前學校教育病態最有力的針砭，現在的學校教育如果說比以前進步了，那只是量的加多，而不是質的改進。如果說在質的方面也比以往進步了，那才可對知識程度而言，決不能對德性的培養而言。現在的學校教育，無論理論上說得怎樣好聽，實質上僅成了知識傳授的機關。師生關係，由倫理關係變為知識買賣的關係。學生交了學費就有購買知識的權利，教師拿了薪水，就有出賣知識的義務。雖然天天見面，心靈上卻隔著大大的鴻溝。上焉者對於知識傳授這一點，還勉強能達成任務，下焉者僅保留著上課下課的學習形式。有些自以為嚴格的學校，視法令如神聖，定出種種規章罰則，強迫學生就範，美其名曰訓育。結果學校當局成了政府，教師成了警察，學生都是順民。順民對警察，只有干涉與服從的關係，決生不出情感。更談不到愛。

教育中缺少了愛，不但是精神上的苦，而且也決產生不出真正的教育效果來。以知識教人，只可使人成為有知識的人，卻不一定能使其成為完人。完人的條件是以德行為本，知識為用。其本不立，

則其用不當。德行的陶冶，不能單靠知識的灌輸，必須用性情相感通。何謂性情？極簡單的解說，先天所稟賦的是性，而這性的表現是情。父子之間有孝慈的天性，故父子之間乃有孝慈之情。兄弟之間有友愛的天性，故兄弟之間乃有友愛之情。教育的作用首在教人去其物欲的蔽障，而恢復先天固有的性情。然而性情之教與知識之教不同，知識之教靠技術，性情之教靠感通。要感通性情，必須從性情中拿出愛來。師弟之間原有相愛的性情，只要我們不吝惜地先拿出愛來，必能獲得大量的愛，所付的愛愈多，所收穫的愛也愈大。

愛是甚麼，這雖然很難具體分析，但它的實質必包涵兩點：一是犧牲；二是利他。惟其是犧牲的，故能忘掉自己的苦樂；惟其是利他的，故能以他人的苦樂為苦樂。青年和兒童的心靈，原是一個最優美的天地。但你不先忘掉自己，便根本無法與之接觸。反過來說，你能拋開自己的利害得失，置身於這天地中，這兒有最美妙的歌聲，有最可愛的笑臉，有最甜蜜的眼淚，教你忘憂，教你陶醉，教你不知老之將至！看見一個滿臉鼻涕的孩子忽然乾淨起來，看見一個頑皮的懶蟲忽然勤勉規矩起來，一個最難的問題得到最愚鈍者的點頭領悟，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係出於劣等生的手筆，這對於一個教師，他的心情當與一個畫家完成了他的驚人傑作，一個園丁眼見他所栽培的花卉開得鮮妍艷麗，紅紫芬芳的心情相彷彿。復由於我之為他人而犧牲，亦將使他人為我而犧牲。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就這樣交融起來，教育的生命也就這樣培養起來了。

阿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是部表現人性愛的小說，所描寫的雖然是理想的社會，但也是人類性情中應有的世界。其中一個八十歲的老教師，當他與他四十四年前的老學生相見時，在抽屜中找出這老

學生小學時代的成績來：

「你看！這是我的紀念品。每學年我把各學生的成績各取一紙這樣地留藏着。其中記有月日，是依了順序排列在這裏的。把這打開了，一一翻閱，心裏就追憶起許多事情來，好像已回復到那時的光景了。啊！已有許多年數了，卻是一把眼睛閉攏，就像有許多孩子，許多的班級在眼前。那些孩子，有的已經死去了吧，許多孩子的事情，我都記得，像最好和最壞的，格外明白地記得，使我快樂的孩子，使我傷心的孩子，這是尤加不會忘記的。許多孩子之中，很有壞的哩！但是，我好像在別一世界，無論壞的好的，在我都是同樣地愛他們。」（愛的教育：「父親的先生」）。

這一對老師弟臨別，在街上走着，從前面窗口流出小孩的書聲來，老人立住了悲哀地說：

「勃諦尼君！這最使我傷心！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就想到我已不在學校，另有別人代我在那裏，不覺悲傷起來了！那個，那個是我六十年來聽熟了的音樂，我會很歡喜他的。我好像已和家族分離，一個小孩都沒有的人了！」（同上）。

這就是性情的聲音！就是愛的聲音！這位老教師能將生命寄託在教育之中，在他與孩子之間只有愛，除了愛之外沒有一點別的雜質。所以在他的生活之中只有快樂，只有甜蜜。——這好像一面鏡子，教我們這些身在教書而心卻外驚的人照見了覺得慚愧！

中國古代君親師並重。到了近世，由於社會的急亟變化，政治形態，社會意識，教育制度也隨而變遷，其中自然也不免出現許多病態。學校教育實質上被一般視為知識的買賣，所謂師道尊嚴，在許

多地方，尤其是商業社會中早已不復存在，窮教師僅有的一點精神上的慰藉也沒有了。這決不僅是教師的悲哀，實在是教育的危機。不過社會雖然會變，人類的性情是不會變的。只要對着純潔的下一代，能油然而生出愛心，教育始終是有生命的東西，教書也始終是一種樂事罷。

困與樂

學記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困與樂原是兩種相反的感覺，但卻又有相因而至的關係。困是教的過程，樂是教的結果。不知困不能嘗受教的樂趣，換言之教的樂趣是從越破了困境之後得來。

甚麼叫「困」？困是有所不通之謂。通者達也。爲學以達己，教學以達人。達己在求自己懂，達人在教他人懂。求自己懂只須向自己身上用工夫，教他人懂還要在別人身上用功夫。故後者不但要有「學」，還要有「術」。作爲一個學者只須具備「學」的條件，作爲一個教育家卻須「學」「術」兼備，其任務更爲艱鉅：這是教所以困的基因。

如果以爲教材平易淺近便生輕視的念頭，這是錯的。佛說「一粒塵沙中有三千大千世界」，對於一粒塵沙，我們若不能指導學生們從中去看見三千大千世界，便仍然未盡教學的能事。教一首詩，光是認識這是古體詩，近體詩或是五律、七律、五絕、七絕，這還不够。詩有古詩、漢魏六朝詩、唐詩、宋詩、清詩等等，唐詩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教唐詩而不認識唐詩與宋詩、清詩有何不同，教杜甫、白香山詩而不認識杜甫白香山詩的特點，這只是教一般的詩，並不會教唐詩或杜甫的詩。古文亦然。有秦漢之文，有唐宋之文，有明朝公安、竟陵之文，有清代桐城、陽湖之文。我們若不能從其思想、風格、神韻各方面去體認其真面目，這只是教一般的古文，並不會教某一朝代某一家